

黑客

□ 范方启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大哈，我的手机有时放在包里，有时则躺在写字台上，更多的时候是忘在家中。当我记起我还有手机这玩意儿存在着的时候，拿出来一瞧，里面通常总有几条未接电话，那些电话多半是我的那口子打来的。有次她出差回来，正赶上天下大雨，回到家我一看，里面几十个未接电话，她回家后，我那手机即便变成了碎片，不过，手机未碎碎，后来，我那口子要找我我也不做无用功了，需要发号施令，直接把电话打给离我最近的哥们，然后由他转达，看你还有什么招躲着。

最近，我的手机里的确没有了她打来的号码，却经常出现另外一个号码，并且打过好多次。谁呢？朋友、同事或者同学？这年月换一个手机号实在不叫事儿。我回拨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她说不小心打错了。这没啥了不得的，打错电话我还是她的祖师爷呢。正这么想着，忽然另外一个号码窜到了我的手机中，这不就是我的号码吗？自己会给自己打电话吗？显然不可能的。我当时稀里糊涂地接听了，竟然是我们的头儿，说双休日不休息，要加班。再看他的号码，居然跟我的号码只差一个数字，莫非那女的要找的人是他？粗心人也有细心的时候，你说是不？

第二天上班，我找一个机会悄悄地向头儿，是不是有个号码在跟他联系，头儿一听，立马有些慌张，没有呀，哪有的事情。他的慌张告诉我，他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只是我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么一个看似正直得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还会有一个女人经常跟他联系。或许是个好奇心作怪吧，我打算查查这个君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生活作为在小城市科级领导中可是口碑最好的一个。怎么查，我想就从他的QQ查起。

另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用头儿的QQ号登陆，知道我是怎么成功登陆的吗，我就用头儿的出

没几天，本市的一份晚报上刊载了一条消息说，某局局长在某水库检查工程质量时，不慎落水身亡……

我的黑客的经历也随着这条消息的发布而告终。

行有不得该若何

□ 张勇

行有不得该若何？孟子老人家早就给出了答案：反求诸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能够做到实在是不简单。

当年南岳礼让禅师欲传灯与马祖道一。看到马祖道一终日打坐，不让禅师跟他打招呼，马祖也不理睬。怀让禅师便拿一块砖在马祖面前的地上磨。马祖忍不住问：“老法师，您在干什么？”

“磨砖成镜。”
“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您开玩笑！”
“那我问你，你在干什么？”
“打坐！”
“打坐为了什么？”
“为了成佛！”
“砖头磨不成镜子，难道打坐就能够成佛吗？”
马祖怔住了，问：“怎么做才对呢？”

怀让说：“譬如牛拉车，车不走，是打牛还是打车呢？”
“当然是打牛了！”
怀让说：“你現在明明就是在打車嘛！”
我们自身是牛，客观条件就是车，是打牛还是打车，显而易见。个人参禅悟道如此，有涉家国天下也不例外。

《礼记·檀弓下》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穆公时，有一年天气大旱，他把县子召来请教说：“天久不雨，我想把有残疾的人拉到烈日底下去晒，不知意下如何？”县子说：“这种做法太不人道了，恐怕不可以吧？”穆公又说：“那么暴晒女巫如何？”县子说：“天不雨，却寄希望于愚蠢的妇人而求雨，难道不是太不切合实际了吗？”穆公又说：“那要罢市又如何？”县子说：“天子去世，罢市七日；诸侯去世，罢市三日。用罢市的办法求雨，还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里所谓的“罢市”暗含着穆公自责、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意思，所以县子才说可议。

《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一年夏，鲁国也发生大旱，鲁僖公要用“伐祭”——烧死女巫的方式求雨。老臣臧文仲极力反对，他对僖公

孩子的味道

慨叹它如流沙般溜走从不为谁停留；但也有些时候，时间未到，一切就像未发开的面团，没有腌入味的小菜，火候欠缺的煲汤一般，让人觉得全不是那回事儿。在食物和厨艺这样的问题上，时间有时会成为最大的秘密，过和不及，都会导致时间分岔，将一切带往不可预料的未来。

古早味或者说是传统风味，是商人的招牌。如果一个家庭里也寻求自己的古早味，我们称之为“妈妈的味道”。国庆假期，又喝到了我母亲手酿的米酒。前来做客的女友也沾光喝了一碗红枣蛋花酒酿，一边喝一边叹气，怪不得你总嫌饭店里的酒酿淡乎寡味。这一碗母亲手酿米酒的浓郁与醇厚，是物理上和心理上双重作用力的结果。

从前也写过东西赞扬妈妈的手艺，然而这些年，却越来越倾向于“告别妈妈的味道”。一则是空间距离导致不能随时尝到妈妈的味道，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制香肠、腌菜、做米酒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家里人已经不允许她做，连全家聚会的掌勺权也被剥夺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己也越来越趋近于一个立体的人——会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比如，再回忆家里美味的腌菜时，也

会顺便想起，早年居住条件比较拥挤，寒冬腊月，母亲和姐姐在院子里的自来水笼头下清洗预备腌制的雪菜时，冻得如透明的红萝卜一般的手指；再喝米酒，一下子就会想到，时常是我已睡了一觉懵懵懂懂地醒来时，发现妈妈还在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静等蒸过的糯米晾凉，好完成拌酒麴装盆这最后一道工序……

记忆中母亲永远是忙碌的，做饭、清洁、缝纫……前提是她还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并需要经常加班。这样想来，我所享受的妈妈的味道，自动屏蔽了母亲所忍受的油烟，所付出的汗水和被家务磨损的粗砺变形的双手。也许，还有心底的疲倦，虽然我们小时她从不抱怨。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或者说愿意承受一些失去，如果妈妈的味道的逝去，伴随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女性时间上的自由和健康上的保障，那么我愿意。当然，这样的非此即彼，则必须伴随着失去未免太过悲观了。作为一名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还是发现了可以和妈妈的味道相媲美的一——孩子的味道。例证有两件，一远一近。远的是作家郑渊洁，从近些时候他开始给父母做饭，较之从前的每



话霸

□ 李伟明

参加一个座谈会，见识了什么叫做“话霸”。

主办方邀请的嘉宾，来自各行各业，当然为的是“集思广益”。主持人(主办单位领导)事先声明，由于时间关系，为了保证大家都有机会发言，希望每人不要超过8分钟。

前几位，按要求做了，言简意赅，干脆利落。然后，话筒传到一位年轻的大学教授手上。

气势宏大的开场之后，侃侃而谈铺垫了六七分钟，居然还没切入主题。主持人出于礼貌，也考虑到在座的也许无求知欲望，没有及时提醒教授要掌握时间。又过了六七分钟，总算提示已超时了。然而，很快大家就失望了：教授讲的都是些很肤浅的老生常谈——由于他对这个领域并无深入研究更缺具体实践，他的见识，显然和在座许多人相比尚有所不如，偏偏又自得其乐，沉醉其中，独角戏唱得相当有劲。半个多小时后，主持人总算忍不住，委婉提示已超时，希望留点时间给后面的同志。教授点了点头，嘴上却并不打住，继续他的“一二三”。在座者有的早已精神恍惚，有的开始微微摇头，涵养稍差如我辈者则几乎就要发出躁脚声。然而，教授毫不在意，自说自话，完全把座谈会当成了他的课堂，把众人当成了他的学生。一个多小时过去，经主持人强行打断(当然还是很客气的)，教授才恋恋不舍地把话筒交给了旁边的人。

会后，教授少不成为人们谈笑的对象。闲话之余，琢磨其行为，不禁让人有所思。

萦怀岁月一河水

□ 王德亭

我在作文中，曾经提到，我们的联中靠近淄河。淄河每年都要带走沿岸几条生命。学校里对学生的安全都很在意，很小心。至于老师们，他们是一些成人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我们学校的张校长，是一个老生手，母亲怀上他时已五十岁了，老来得子，自然视如掌上明珠。从他家到我们学校有十几里路，那时候不通公交车，又没有自行车，平日他住在学校。听说淄河发了大水，儿子不回来，也不给她捎个平安信。她恍惚听说河里淹死了个人，就怀疑是自己的儿子。吃不好，睡不着。儿子猛不丁出现在眼前时，她还以为是在梦里，眼圈儿哭得通红。

山水停歇了，淄河变得像春天那样驯顺，水清且浅，深的地方只打到人的腰，夏天的河水被毒毒的太阳能晒得烫人。淄河白天是男人的世界。淄河在我们村边，是我们的幸运，但它不是一个村的，更不是某一个人的，远远近近的人都可来下河，也没有人建上大门，伸手向你收门票。男人们可以脱光了衣服，跳进水里，玩个痛快。孩子们有大人作伴，还可撒水打水仗。夜晚，则是女人的天地。淡淡的月光里，薄薄白雾笼罩着河面，她们可以收起白天的矜持和害羞，一丝不挂地扑到水里，像一条鱼那样漫游，银铃一般的笑声伴着水雾，虚无缥缈。没有人来打扰她们的世界，人们约定俗成似的，把淄河的夜晚还给了女人。

现代的村庄没有故事，故事在村庄往昔的时光里流淌，且多与淄河有关。我们村有“四大蹊跷”：铁干柴剁了眼去，搬碌碡挤了x去，推碾掉了井里，磨盘掉了树卡巴(树杈)里”。第一大蹊跷，故事有些凄惨，河滩里有的是树木，河边的崖头上高的矮的也是，村民们灶屋里的烧柴仰赖于淄河的赏赐。一位老奶奶去砍柴火，被一个树茬子刺伤了一只眼，这只眼没有保住。第二大蹊跷，不说也罢，还有，无论是碾碌子掉到井里，还是磨盘卡到树杈上，都与我们村特殊的地理地貌相关。无论是那盘磨，还是那碾，都在崖头上，面临淄河；崖头下边还有一眼井，碾碌子离开碾盘，收不住脚，滚下了崖头，正好掉进井里，巧了不是？磨子呢，离开磨盘以后，要不是半崖坡上有棵树枝接住，恐怕就要落个跟碾碌子一样的命运了。要是没有淄河，没有淄河形成陡峭的崖头，至少有两个故事不会发生，这“四大蹊跷”怕是正在哪里藏着呢！

淄河平静的时候，显出了母性的一面。她的翻脸无情，也尽力地展示了“水火无情”的疯狂。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淄河是条饕餮河，多么饕餮？每年都要带走几条人命，她要吞噬人们的性命维持自己的威严。而发生前，或多或少要示人以征兆。老社会，我们村东头架了一座木桥，因为河水肆虐，这条桥总是架起来垮，垮了再架，显示了人与自然斗争的艰苦卓绝。一个商贩赶集回家，到了桥上，扛在肩上的秤杆子一撇，秤砣掉到了河里。秤砣并不沉底，秤砣系子拧成了一朵花。那个人回到岸边，挽挽裤腿就要下河打捞，被一位老者一把拉住：



“限时怀孕”与“限号离婚”

□ 安立志

两侧奇葩新闻传遍网络，一则发生在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信用联社发出通知，女职工须在单位规定时间内怀孕，未按计划怀孕而影响工作的，一次性罚款1000元，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不予考虑。(2015年7月2日新华网河南频道)此条新闻可称为“限时怀孕”。一则发生在广州市，记者调查，天河区离婚登记7月已经约满，如预约，最快要到8月9日……(广州日报)7月9日的标题即为《离婚限号，请你冷静》。

女性生育权是公民——不——是人类一项自然的、基本的权利。但在一些官员眼里，女性的生育权并不属于公民个人，而是官员可以用权力调节、控制的“造人工程”。在我的“一亩三分地”，在我的权

力半径之内，让谁生育、何时怀孕、何时生产，必须由我说了算，必须当作“重要指示”贯彻执行，必须当作“工作计划”按时完成。如果违反了领导意志，就有一套惩罚措施等着你。在一些官员眼里，精子卵子何时结合，并非取决于夫妻双方，只能取决于领导意志。对于这种十分荒唐的“越俎代庖”，对于无视公民基本人权的行径，人们见怪不怪。

离婚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婚姻法》明确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由此可见，男女双方的自愿离婚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只是办理手续而已。《婚姻法》并未授予婚姻登记机关以任何方式限制公民离婚的权力。“限号离婚”之类的行政行为，其实是婚姻登记机关的法外设限与自我授

权。无论出于“不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的传统习俗，还是借鉴国外婚姻法的“温和干预”，只能通过《婚姻法》的修改完善来实施，而不能成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自我扩权的借口。

近几年来，限制措施纷纷出台，房屋限购、买车摇号、开车限行、购买菜刀、口罩、上网也要实名制……而今，限时怀孕、限号离婚又应运而生。这些限制措施，有一共同特点，限制的都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党中央作出“依法治国”的决定，在建政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束之高阁，不能实行，徒然文本而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保护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然而，上述这一切行为，都体现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公民权利的限制。习近平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言犹在耳，在一些地方，不仅没有对公权力进行任何具有实质意义